



洪涛·著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HONGTAO ZHU

逻各斯与空间
——
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主编：张汝伦 陈 昕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 昕 张汝伦 吴晓明

高瑞泉 童世骏 靳希平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洪涛，祖籍浙江金华，1968年9月生于上海。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受业于王沪宁教授与曹沛霖教授。现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主攻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发表论文数篇。

总 序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的智

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义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魂魄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

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

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汇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能形

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下一世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序

张汝伦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古希腊是个遥远的世界。这种遥远，不只是物理时空意义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仿佛苏格拉底、柏拉图或梭伦、伯利克里这样的人不是真有其人，而是神话或史诗中的人物。似乎也只有从事古典研究的专家才会对他们感兴趣。当代最大的民主国家的一位知名哲学家坦率承认：……自由社会的典型性格是盲目的、计较的、渺小的、没有英雄气概的，这一类人的优势可能是为政治自由付出的合理代价。”^[1]果真如此，那么古希腊先哲先贤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伟大传奇了。

但不管现代和古代有多大隔膜，它毕竟无法完全割断与过去的关系。古希腊并不是已经消失的过去。它并不只是古典和古代史研究，或考古学的对象；它仍活在今天，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成就，无情而固执地提醒现代人，被他们漫不经心地忘却，但对人类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政治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在西方语言中，政治(poli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但现代人对政治的感受，与古希腊人迥然不同。虽然政治在现代

人的生活中似乎无所不在，现代人对政治却是冷漠的。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职业，各类传媒的主要内容，大学和研究所里的一个学科，意识形态的术语和名词，或是选举和丑闻之类的东西。很少有人理解政治的真正含义。即使政治学家，也未必了然。不止一位西方政治学者承认，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大都含糊不清^[2]。更有人认为政治本身就很难科学地定义^[3]。

当然，政治首先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人类的实践问题。但对政治的定义不清，正反映了现代人对政治本身的模糊认识。其实，正如现代人只知道史学，而忘了历史，因而误将史学当做历史一样，现代人往往知道的只是政治学教科书上说的东西，而不是政治，却误以为教科书上讲的那些条条框框便是政治，而政治不过就是区分政府的类型。诚然，区分政府类型的做法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政治的最高主题是有益的生活，即幸福。而到了现代政治学家那里，政治(学)要么是讨论服从与强迫的关系(伯林)；要么是讨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欧克肖特)。个中区别，究竟是由于古代人的天真，还是现代人的冷漠？

但无论对于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认为政治有关公共的事务。“公共”(public)之为公共，有两个基本条件：语言和空间(或较为希腊式的表达：逻各斯和空间)。今天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大谈交流、对话和公共空间，以匡救现代政治的弊病，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作为政治人的古希腊人早已将逻各斯和空间置于政治的中心地位。现

代人在对现代政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得出相似的结论，无疑表明了希腊智慧的永恒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希腊政治哲学的研究至少与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虽然古希腊的政治和现代政治相当不同，但正因为如此，对它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更显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带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启发了我们的思路，促使我们对自己的种种成见和偏见加以批判和反思，深化我们的自我理解和认识。读了洪涛的《逻各斯与空间》后，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其实，与古代哲人对话，借助他们尚未被后来历史蒙蔽的眼睛来观察人类的基本问题，向来是许多哲学家的基本做法，但并非人人都能取得同样令人满意的成果。关键在于，后来者能否做到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在日常语言中，我们更容易说“同情之了解”，而非“了解之同情”。这两个短语看上去意思差不多，好象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词汇顺序的不同，实际上却隐含重大的方法论原则立场的区别。“同情之了解”基本上是近代认识论的方法论立场，即将了解对象作为一个自身之外的客观研究对象来对待。不同的只是，“同情之了解”的对象不是自然对象，而是人文对象，所以在了解之前要加上“同情”二字。这也就是古典释义学针对实证主义师法自然科学方法，而提出的所谓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核心内容是心理学的“移情”，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把握。

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却不是这样一种近代认识论的方法立场，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态度。它上承“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传统，下接人存在的历史

性,要求人们在了解古人学说时能“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之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4]这也正是伽达默尔说的“视界融合”。它的理论出发点不是主客体二分对待的近代认识论立场,而是人的历史存在的事实性。“同情之了解”的目的是要将自己与研究对象最终区分开来,达到对对象的所谓客观了解;而“了解之同情”则是将了解对象认同为自己历史存在的条件,是自己历史生命的一部分。那个有待了解的世界归根结底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延伸,因而能与了解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不但对前人的问题有切身的关切和感受,而且自然会将自己的问题与前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和学科化的负面效应,也由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偏见根深蒂固,在人文研究中能贯彻这种存在论的方法论立场的人并不是很多。

洪涛的《逻各斯与空间》却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似乎作者并不仅仅把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看作思考的邀请——对人类的基本问题,或对本原进行思考。他固然也不缺少分析和论证,但更多的是用心去体悟,用灵魂思考。这样,他创造性的阐释向我们展示的,就不光是有关希腊政治哲学的知识,而是希腊人围绕着政治的心路历程。作者叙述的风格是冷静的,但在看似不动声色的语言下,我们却难以分清作者的思路 and 古希腊人的思路。作者完全进入了希腊的世界,否则无法解释他对希腊神话、史诗和思想会有如此贴切的理解和感受。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作者不是在叙述希腊的政治哲学,而是在叙述希腊精神的命运。看得出来,作者对希腊精神有相当的认同。然而,作者并未生活在别处。他对希腊

政治哲学的阐释和叙述,分明有着他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政治观察的底蕴。因此,这部著作就不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古代学术研究著作,而有它内在的现实意义。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部书出版之后,便不再属于作者,它的好坏优劣,要由天下人来评判。呼朋引类,谬奖过誉,非但无益,抑且有害,适足暴露人格学品之不足。《逻各斯与空间》究竟如何,出版后有待公论,无须我为之作序鼓吹。然此序之作,有其不得不然之故。我与洪涛君初识于两年前我给研究生开的康德第三批判讨论班上。除了他来听课外,平日素无交往。《逻各斯与空间》乃洪涛的博士论文,完成后承他以一册相赠。展读之余,兴奋不已。虽这只是一部博士论文,然我国人文研究后继有人,凭此当可断言。故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它付梓出版后,洪涛君囑余为之序,余义不容辞。此非为洪涛,实为表余对我国人文学术发展之期望与信心也。

是为序。

1997年10月28日于复旦

注 释

- [1] 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 [2] 参看 Michael Oakeshott, *The Politics of Faith & 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 p. 1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Otwin Massing, "Politik", in: *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 Bd. 4, Muenchen: Koesel-Verlag, 1973, S. 1087.
- [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SUMMARY

Here is an interpretation fo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ncient Greece.

I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polis” for Ancient Greek people was to establish a true community, which came from the common belief toward the same “Arche”. The image of the “Arche” reveals itself in “Logos” as “word”, which means the enlightenment bestowed from gods. By way of mythological, as well as archa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notion of “Chora” as the signification of a human society. “Chora” means the awareness and sincerity evoked in human heart to the gods and the “Arche”. It is a Greek word for “Space”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declination contained in the notion of “time”. I regard “the polis” as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human that it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ora”, whose order is derived from gods. It originates from the gathering of people around the fir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gods in a forest life and its typical mode is the institution of Greek city—states.

Myths are the stories concerning about gods. When they were explained in the rhythmic style, it was the meaning of "the Arche" to the whole nation that was expressed and delivered. So I think, the real establishment of city—state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ose poets, who gav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al association through their wandering and singing to spread the mythical tales and to elucidate the common beliefs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I prefer to call them "Sages .

The "Chora" is open and to be participated. According to i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states is democratic. It is also aristocratic, for it is the virtue of piety that is mortally characteristic of Aristocracy and the superpower only belongs to the gods. Although the demos later got the rights, they also established the city—states according to the aristocratic style.

The attitude was to be changed. Instead of sincer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ds, people began to use the rites for their own private interests. While the poem was used as means to get some extrinsic ends,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it to approach the "Arche" was taken over by prosaic words, especially in philosophic dialectic discourses. Etymologically, "theory" means "Sight", which is in the sight of the "Arche". Basically speaking, both poetry and philosophy originated from the sincere attitude toward the

SUMMARY

“Arche” and the true philosophers as “Sages”, are descendants of the poets in the earlier era.

Among Pre—Socrates philosophers, some of them were remote from the life of city—states, for they found that the only possibility to reveal the “Chora” was in Nature, while the original city — states had been decayed. This attitude was against that of Sophists’. Not only the latter were engaged in the use of rhetoric for the own private benefits, but the result of it 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means and ends. While the original integrity contained in the pious attitude to the gods are destroyed, the “Chora” submerged in the declination of the “time .

Socrates is the “father”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him , “Knowledge is virtue”, which implies that knowledge is ethic and whose principle is the harmony of word and deed. “Virtue (Arete) means fitness”, for the order embodied in the “Chora” is derived from gods; that is the measure for all the beings . For Plato, the “Chora” is a living character of his republic, whose real purpose i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true philosopher as what Socrates has done. Though it is not operable for him in the city—state at that time, he established the “Academy” as a true human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idea that is just descendent from Socrates . Aristotle synthesized the various sorts of the theories, but the sincere concern to gods and the “Arche” was

transmitted to that of the knowledge itself. Thus he gave up the harmony of word and deed, which means the end of the Greek political philosophy.